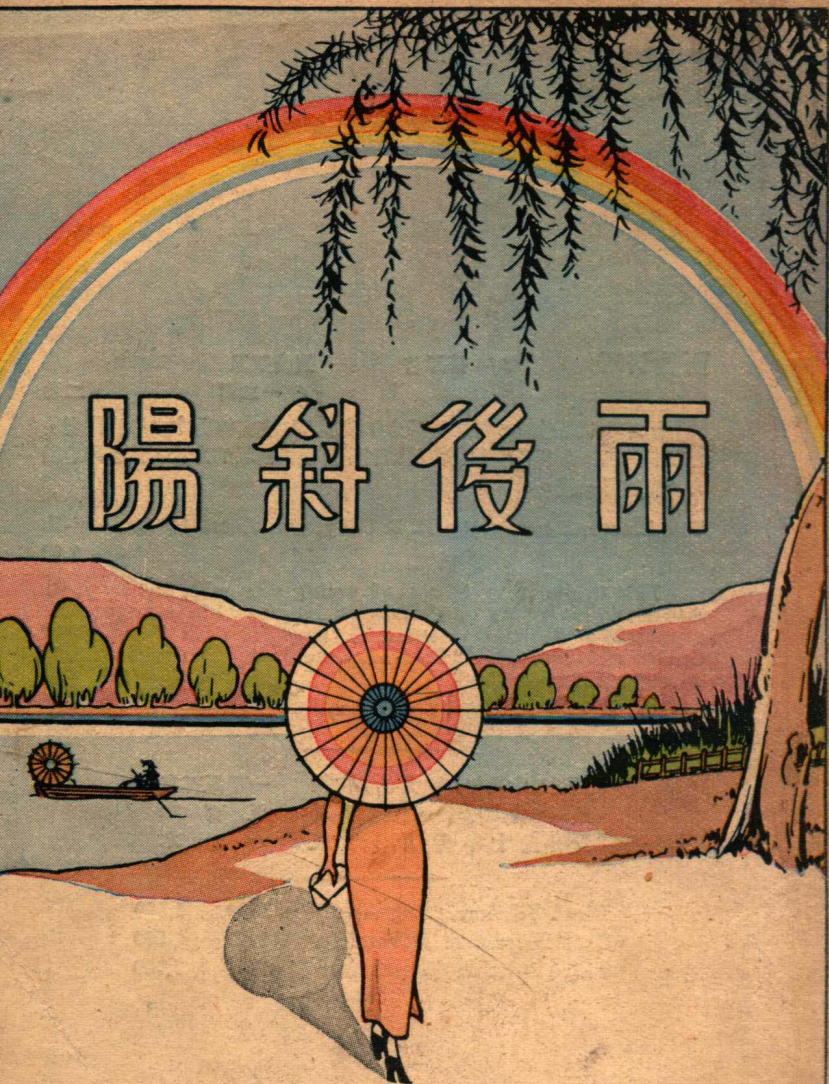


雨後斜陽



劉 柯
美 德
麗 著
譯 著

雨
後
斜
陽

廣
學
會
出
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版

雨後斜陽

每冊國幣七角
(郵費另加)

原著者

柯

德

譯述者

劉

美

麗

出版者兼
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廣學會

昆明發行所

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甲

印刷者

華文印刷局

△版權所有▽

THE MASTER REVENGE

by

H. E. CODY

Translated by

LIU Mei-li

Third Edition

Price:

Postage Extra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128 Museum Road

SHANGHAI

1941

Kunming Depot: 78A Pei Men Kai, Kunming, Yunnan

雨後斜陽

(一)

酷熱的炎夏已到了窮途末路，太陽已落到西方的地平線，半空中聲息全無，平滑如鏡的水面映照著池旁的楊柳，林中的小鳥唧唧喳喳地吵個不休，而四週的蟲聲卻在附和著。那兒水陸都幽閒寂靜，大自然正是個溫柔鄉，整個的情景竟是一幅融洽的圖畫。

一個男子站在那枝葉伸展著的柏樹蔭下，出神凝視那如畫的美景。他的身材魁梧，穿著一套工人的便服。他站在那兒的姿勢頗引人注意，他的長鬚鬚被風吹得適意地擺動著，滿頭的灰白髮更增加了他的生動處。他輕巧地倚在他工作的傢具斧頭上，在他脚下是剛劈下的木屑，但，他的心思意念已不在工作上，那時他好似一個飢渴的人，將四週的美景都吸進他的心靈中。

『十二年來我沒見過這種佳景良辰，』他終於自言自語地低聲說。『整整十二個年

頭！」

他右手緊握着斧頭の木柄，突然眉目間流露着慍色。眨眼間，往事的回憶湧上了他的心頭，遮掩了他目前的快樂。他自信他已硬着心腸想把已往十二年的羞辱，束縛，永遠地拋諸雲外。可是如今他知道這是辦不到的。他心靈上所受的鐵窗風味底創痕深而且重，幾個月的恢復自由是不能治療的。

孩子的嘻笑聲打擾了他，他回頭向河邊一看，祇見一隻小船緩緩地向着岸旁而來。一個女子盪着槳，端莊地同兩個孩子坐着。他爲的不願給人看見，便退到河旁的叢林裏靜等船搖過他的面前。不一會兒，船已由他身邊渡過，他仔細一看，竟大吃一驚，要不是自制力強，險些喊叫起來！他看見了那女子的容貌，也聽到了她對孩子們說話的聲音。

『我們該回去了，』她說。『這裏離家很遠，總得趁天色未黑趕回家妥當些。』
『再上岸到那大樹蔭下玩一玩罷，』孩子中的一個向她提議說。『那裏實在是好地方。』

『不，乖寶寶，今天不成，』那女子回答說。『我們過一天再來，連晚飯也帶到那裏吃。那不是更好？』

『那再好也沒有！』兩個孩子異口同聲說。『那麼爹爹也同我們一齊來嗎？』

那女子掉轉船首，從從容容地搖着槳。那躲在樹叢裏的男子的視線追隨着她，直到看不見她的時候方才罷休。他渾身觸電般地顫抖着，額角上的汗似黃豆一般大。終於他那緊張的神志鬆弛下來，他沒精打采地坐在身旁的一根樹榦上。他的眼睛仍舊注視着那小船搖過的所在，聚精會神地呆望了好一會。末後他站起身，拾起斧頭，慢吞吞地離開了河旁。到了一條小巷，他便順着那小巷走到一座小屋子。他沒有留意到日落晚霞的美景，大自然的華美不再引起他的快意。另有更重要的事佔有了他的思想與心靈，使他對其他的一切都忘卻淨盡。

他沒精打采走進那屋子，它是坐落在一座小山上，很可以臨視那河的美景。屋子的四週，半為高大的杉樹，松樹所包圍，因此作成了冬天禦風的恩物。那男子素來以他親手所造成的屋子為得意。有時他停住工作，欣賞他構造的精巧，配置得均勻，而那朝南

的小陽台更是他夏日每晚必到之地，但目前他雖走進那屋子，卻絲毫不留意它的精巧，祇隨手推開門向裏走。屋裏的空氣似乎特別的悶燥，因此他急急地退到外邊水門汀道上徘徊着，直等到遍地都爲黑暗所籠罩，他纔回到屋子裏面，點上燈，坐到一張滿放着紙筆墨水的書桌前。他在那兒沉思了好一會。末後他拿起一枝筆，急速地寫：

『今晚心緒紛亂，非予以發洩不能減除我心頭的苦悶。沒有人是我可以向他談論的，即或有人同我談話，也不能使他體會我的心意。把我的情緒，述諸紙章，倒可以稍解胸襟中的怨氣——這是唯一的方法。』

『我今天居然見了隔別十二年的海倫，她簡直不知道我看見她帶着兩個孩子乘着小艇。十有九她已忘卻了我，早就把我的生死拋諸雲外，可是我永遠沒有忘卻她，而我嘗受鐵窗風味的期間，常是想到她。十二年的歲月竟沒有把她改變，我從今晚的窺視看起來，她的舉止仍舊是那麼溫柔文雅，聲音仍舊是那麼富有音韻。我是多麼想看一看她的眸子，看她是否仍舊有我末次見她站在她家花園中的那種表情。』

那人停住了筆，朝遠的地方望着。他放下筆，站起身子，在那小屋子裏徘徊着。過

了一會兒，他回到寫字檯旁的椅上，繼續的寫：

『我從來沒有犯他們所控告我的罪。上帝知道我絲毫不知道那回事。可是在種種奇特的情形之下，罪名竟歸到我身上，而我也就被定罪。我曾盡心竭力的爲我的雇主，信託公司工作，並且前途富有希望。我非常以我的工作爲滿意，一心想終有一日我能向海倫求婚。我敢信她那時很愛我，深願與我同甘共苦地度此餘生。但公司裏失了竊——爲數不少——我竟是第一個嫌疑犯。那時我正在某城休假。我到那裏的第二天就被逮捕，公司裏所失去的公債票竟在我的手提箱裏尋獲。

『他們怎麼會尋到我的手提箱，我實在莫名其妙，也許永遠就是一個謎。可是我要一個水落石出，盡我的力量打破這個謎，好洗淨我的名聲。那時一切的證據都與我不利，除了我以往的爲人可作證據外，我沒有別的可辯駁。法庭的判決非常嚴厲，而宣判的推事爲人很刻薄，絲毫不加寬恕。這使我很奇怪，因爲他的獨養子非但是我的同事，並且同我在一間房裏睡覺。而結果南斗竟與海倫結婚！我早就知道他要她，祇是他無機可乘，因此我深信爲這原故他反對我。她再三地對我說她不喜歡南斗，而我也並不以爲奇

。他是我一生中未見過的善於欺詐的人，誰都不能長期的與他交往。他好誇大，浪費錢財，他父親常寄錢津貼他。他的生活非常放肆，我曾勸告他，可是他叫我不用多管閒事。雖是這樣，他反而得了意，如今竟是城中數一數二的閒人，還有海倫作了他的夫人，而我竟是一個囚犯！他有生存的意味，人們的尊敬，快樂的家庭，可愛的孩子。作了一生的誠實人，而我有什麼？除了幾畝地之外，什麼都沒有，雖然有一座房子可以給我吃飯睡覺之用，卻從來不會有孩子們嘻笑的歡聲，也沒有人在家裏等着我回去。嘿，實在是苦命！而我也吃苦吃慣了。我已硬着心腸埋頭苦幹，直忍到達到目的，洗去我名譽上的污點爲止。

『我在牢裏生活雖痛苦，可是也有相當的酬報。起先海倫常寫信給我。她那時深信我是被冤，那使我很得安慰。隨後她突然停止與我通信。我永忘不了我望眼欲穿地等她永不曾來的信的痛苦。我不能形容我在牢裏的孤獨情形，因爲我常時不能入睡的躺在牀上呆想，直想得幾乎發狂。我常用拳頭捶牆。我爲什麼那樣作，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。但凡有過我那種經驗的人就能明白，並能體會因在牢裏的人的發狂似的情緒，沒有人

可談話，唯一的伴侶便是他自己的失望的念頭。

『那時有兩件事維持我，使我不會發狂與瘋癲。一是我父母寫給我的信。他們信任我，直到他二人去世時仍舊是鼓勵與信任我。願上帝祝福那二位老人！一是我的工作。我學了作木匠，一天天的技術有進步。我從小就喜歡玩弄木頭。我素來深以爲手藝中最高貴的莫過於木匠。偉大的基督不是曾作木匠，在他的父親店中工作嗎？一個木匠不僅是建築者，並且也是修理者，而基督是兩者兼作，從他的奇妙教訓和工作中已表示明白。我想到基督的那種比我完善無瑕的言行尙且受痛苦，我就覺得氣平了許多。當我努力作工的時候，我常想到學習他那高尚寬恕人的榜樣。但我深覺着我是望塵莫及，尤其是現在在嘗了許多年的困苦之後，今晚看到海倫，以往的一切都湧上心頭，喚醒我，使我覺悟我這一生中失去了多少快樂。

『我腦海中永是想到海倫。我安慰自己說，她並未忘卻我，她不是沒寫信給我，不過是被郵差遺失了。一個窮途末路的人不知怎麼總是愛握着一線的希望。但我所有的祇是那一線的希望，直等我聽到她結婚的消息。新聞報上登載她結婚的那一段消息有人給

我寄來，可是至於是誰寄給我的就不得而知。我不信是海倫寄給我的，因為她生來就不是殘忍的人。那必是我一個仇人故意要增加我的苦痛所作的。報紙上對她結婚的記述非常詳細，把新娘的一切都登載出來，她是怎麼的動人，立在牧師台前的姿態是怎麼的可愛。我用不着那段新聞告訴我她是多麼的豔麗，因為海倫是決不會不美的。形容新郎的一段未免過甚其詞——他是蒲推事唯一的兒子，在商界是佔有重要地位的少年人，在社會裏也很有聲勢。

『接到這段報以後的幾個星期，我不記得是怎麼度日的。我竟成了麻木的人，不知道想什麼念頭。不過以後我的腦海逐漸的清晰起來，一種新的情緒握住了我。所謂木已成舟，海倫再也不會屬於我了。不知怎麼我很坦然，因心坎中永是覺着她雖然嫁了南斗，但她是不屬於他卻是屬於我的。夜間我夢見她，白晝裏我更覺着她的神思環繞我的左右。我到如今都不能明白為什麼我有那種念頭，雖是再三的苦思。也許海倫那時想我正如我想她一樣，因此就促成一種妙不可測的心靈上的交往。不論怎樣，我從那得着不少的安慰，使得我能忍受牢裏的孤苦。

『那時我就將整個的意志都集中於閱讀書報。我一向很喜歡看書，可是在我那孤寂無聊時更覺着它能使我暢懷，給我力量，是我以前所未經驗過的。牢獄裏的圖書館設備得很完美，而我，同其他的犯人一樣，每次可帶一本書到臥房裏去看。星期日本來是最難堪的一天，那時竟以它爲安樂日，整天地我就埋在書裏。我看了很多的書，可是我最感興趣的是聖經。我奇怪爲什麼我以前忽略了它。就是從它我學習了上帝對人的奇妙方法，最後善終勝惡，義勝不義。我從小也曾看過，研究過聖經，可是嘲笑它裏面的話。我常看它當作最沒意義的一本書，裏面祇是空談，不着實際生活的。如今我看出我的謬點，經過多年的困苦，纔將我的眼睛打開，向光明的道上走。聖經現在是我每日的伴侶，快樂，這是我不得不感激那囚牢的所賜。

『除了聖經，其次便是愛木生文集。當我初次看到它時，我罵我自己是糊塗人，怎麼能沒有讀過這種書。文集中有好幾篇我已能背誦。篇篇都能使我的道德觀念提高，例如自立論，酬報論，與勇敢論。

『我也看了但第傳以及但第的著作。最引我注意的便是他對柏阿第阿司的愛情的專

一。他的情形很像我。他愛她，可是沒有得着她，因為她嫁了另一個男子。我牢記着他這幾句話：

「當我失去我心靈上的至寶後，我心坎中有如萬劍刺痛——什麼安慰都不能補救，但以後我追隨那些失望人的步法，回轉頭尋找快樂，於是我就閱讀那少有人知道的一本書，爲柏阿第阿司而作——就是他被囚被逐時的唯一安慰。」

『因此我看出但第的心境竟同我相仿。他嘗過極深的痛苦，但他對於已失去的柏阿第阿司的愛情，正如不滅之火灼燒不熄，正如我對海倫的愛一般。』

『我終於恢復了自由。在我看來，城市中的生活是可惡的。我心裏渴慕村市的幽靜。原來銀行裏早有一筆款子存放了好多年，我就拿它買了這河邊的地爲住處。我擇這地的特別原由是——二哩之外便是蒲南斗的消夏別墅。這當然可以使我有見海倫的機會。我已將鬚鬚養長——這是最好的改裝！我又將姓名由施安改爲石通，又作了木匠，她決不會認識我就是她昔日所愛，所認識的施安。這村子裏的人很和愛，很仁慈，因此我的生意也很好。如果他們知道我是犯人，也許對我的態度會兩樣的。不過這一層要我永遠

的守秘密，祇等那謎得打破——遺失的債券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等我有了錢，我就要開始作這一步工作，至於怎樣着手，在目前我還沒有計畫。不過我打定主意，盡我的心力要洗淨我的名譽，把犯罪的人以法律處治。不論怎樣，我到底得以靠近海倫。直到今天晚上我纔知道她竟是我的鄰居，我準要再會見她，可是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呢？我真是有點情不自禁了。我恨不能把她看個仔細，看一看那變動人的眸子。如果在意料之外時我遇到了她，我倒要我自己將怎樣舉動。但我必得遏制自己，永不能給她知道施安，除了是一個平凡的木匠之外，曾與她有過什麼關係。』

寫到這裏他的筆停住了，他突然從椅上站起身來。他臉上滿罩着笑容，向着寫字檯上的那張紙呆望。

『我這樣減輕了我心頭的煩悶，』他嘆一口氣說。『也許這是糊塗，不過我這樣寫就像和人談了話一般。不論怎樣，我已寫過了，寫是寫了還能怎麼！』

他伸手拿起那張紙，把它揪成一團，朝靠近桌子的一只盒子裏一丟。他這纔到外面陽台上，深深地吸幾口晚間的新鮮空氣。天空中沒一朵彩雲，遍地都是寂靜無聲。他

向右手邊蒲家的別墅望去，他整個的思想就是想到她——雖是離他很近，卻等於遠在天邊。

(一)

石通在住宅的附近建築了他的木匠店，這裏就是他終日居留的所在。那店中很舒適，他常愛獨自守在裏面。那村子裏的人很喜歡有一個技藝精巧的木匠在村子裏，因此他們常找石通作工。那裏常有許多要作和要修理的瑣事，連破舊的木箱也有人找他修理。有時孩子的臥車和高椅子也是他工作中之一。他很愛作那些事，同時因為他討價低廉，村子裏的人都很滿意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靜默地把以往的事都寫出之後，他進店時比平日遲得多。那天夜裏他沒有睡熟，因此覺着疲倦。一種奇特的不關痛癢的情緒佔了他整個的心靈，他作工與不作工本來沒有多大關係。今天早上，生活在他是極無聊，前途的希望也很渺茫。他缺少牢獄裏那種壓力強迫他每天按時工作。如今他儘可愛怎麼就怎麼，而今天早晨他愛閒坐。他除了爲糊口之計外，還想多賺什麼錢？他祇要養活他自己，也沒有第二個人仰賴他的衣食。不論怎樣，他是生是死有什麼關係？

他一壁機械式地作碗櫥，一壁是這樣胡思亂想。那碗櫥是一位隣人——馬丁先生的。馬丁一家的人待他特別的好，因此他竭力的要作得如意。他從來沒有作過這種傢具，可是他照他從前家中的一架櫥的樣式製作。以往的回憶使他心頭湧起許多關於他母親會怎樣把蛋糕，煎餅放在那架櫥裏。他以那櫥爲不可思議的所在，尤其是在聖誕節時。他家中從前是多麼快樂，從來沒想到當前便有災禍。他想到他的父母，當他被逮捕時，心中是怎樣的傷痛，雖是他深信他們知道他是無辜的。他右手緊握着斧頭，臉上流露着怒不可遏的表情。世人所誇耀的公理到底在那裏？他問自己。爲什麼一個無辜的人要爲犯罪的受人受罰，尤其是他那聖人般蒼老的父母受憂苦與羞辱？他知道家鄉裏的人提起他的名字便加以嘲罵，一般作父母的都拿他警誡別的孩子。而他的父母竟忍受了那麼多年的羞辱！但是，他打定主意，要洗淨他的名聲。他必得打破那奧祕的謎，使世人知道他蒙了不白之冤。對哪，這就是他餘生的唯一目的。要把那施家的名譽恢復起來。

這志向振作了，把他從胡思亂想裏拖出，抖抖精神去作那只碗櫥。每釘一只釘，每刨一塊板他都富有精神的幹。如今他已是一個新人，前一小時那種不關痛癢的情緒已